

# 上海民营院团亮2021年成绩单：演出9895场，收入2.56亿元

## 从演艺大世界到五个新城，他们的足迹遍布大小舞台

■本报记者 董薇菁

**用心用情讲好红色故事，原创领域不断涌现“中国红”**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上海各民营院团投入巨大的心血与热情创作了红色题材作品。数据显示，在上海85家民营院团创作的近150部原创剧目及50个原创小戏节目中，红色题材占全部剧目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文慧沪剧团原创沪剧《早春》刻画了一个鲜活的革命者“柔石”的形象，该剧代表上海民营院团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有厚度才能有影响力。”团长王慧莉介绍，剧团始终积极地推动戏

曲文化的变革和创新，将海派文化与现代经典深度融合，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上海新东苑沪剧团沪剧《飞越七号桥》取材解放战争真实历史，唱响了一支烽火硝烟下的英雄赞歌。

坚持打造思想精深、创作精良的新品优品，坚持讲好中国故事，原创舞台不断诞生“中国红”。上海勤苑沪剧团三度取材身边事，讲述普通人的闪光点，原创沪剧《51把钥匙》《遥遥娘家路》《石榴红了》走进嘉定、青浦、松江等地百姓的家门口，全年演出396场，让新老观众有口皆碑。

过去一年，上海音乐剧市场强势崛起，观众人次达52.4万。民营团体活力四射，面对海外大戏缺位的境况，他们扎根本土迅速“补位”，为中国本土音乐剧划出一条昂扬的生长线。

徐俊艺术中心音乐剧《赵氏孤儿》

将现代性成功注入中国古典文本，实现全年演出50场的计划。音乐剧厂牌“缪时客”近年来在市场上逐渐崛起，2021年创下商演605场、日平均演出接近2场的好成绩。

**“新空间”点燃创作新思路，打开演艺市场新赛道**

截至去年底，沪上演艺新空间已达100家，遍布申城各个角落。它们的兴起与发展，推动着一种全新演艺消费业态的诞生，大大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作为重要的“内容供应商”，民营院团与演艺新空间的融合与碰撞，打开了沉浸式演出、驻场演出等一系列文旅发展新模式。

去年，新东苑沪剧团不仅创排了大

型原创沪剧《飞越七号桥》，同时将沪剧演出带到了浦江游船上。剧团首创“沪剧表演特色”游船，拓展了文旅融合的新路子。亚洲大厦、上海大世界“星空间”发展迅速，致敬文化瞄准市场机遇，去年9月，音乐剧《危险游戏》沉浸式版成功入驻，每场上座率超过八成。

上海开心麻花一直是演出市场票房佼佼者。即使受疫情影响，2021年收入仍达到1.18亿元，演出总场次1287场。去年底，开心麻花全新推出的沉浸式戏剧《疯狂理发店》在商场驻演，短短一个月就创下400万元票房的好成绩。新空间演艺，为年轻人的消费生活注入了热情。上海开心麻花CEO汪海刚说，新空间驻演已经成为开心麻花的新赛道，“相信《疯狂理发店》至少能够驻演三年”。

过去一年，上海现代剧社持续探索戏剧与文创园区的产业融合。剧团在沪上网红打卡地——上生·新所连续举办了首届上海咖啡节、第二届悬疑戏剧展演，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戏剧，成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一抹亮色。“和正襟危坐的剧场相比，观众被‘解放’了，每一个新空间的演出都是量身定制、独一无二的。”上海现代剧社社长张余说。

“时至今日，能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起到市场领跑作用的民营院团越来越多。”韦芝说。经过多年探索努力，上海近百家民营院团已经形成了“坚持主旋律创作，坚持扎根基层，坚持品种多样，坚持市场欢迎”的特点。亮眼的成绩单和其背后成熟的发展经验，在一系列评选和交流活动中经常被全国同行“点赞”。

■本报记者 王筱雨

“知道《原神》吗？听过《神女劈观》吗？想知道原唱是谁吗？”昨天，上海京剧院院长张帆在朋友圈为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打call的文字获得众多点赞。原来，为全球游戏玩家瞩目的“云堇”和“王熙凤”竟是同一人扮演——青年演员杨扬。不为人知的是，在新一代“京剧偶像”火出圈的背后，是这位“荀派”花旦在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培训计划“青春跑道”上十年不歇的奔跑。

在这同一条青春跑道上，与杨扬共同奔跑的还有117名年轻的京剧人。随着上海京剧院“青春跑道”第二季日前的圆满收官，十载光阴、200余出剧目见证了这批青年演员从默默无闻到C位亮相的无数磨练，也见证着代代更迭中经典剧目的传承交接。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收获了丰硕成果：“青春跑道”两季参训演员傅希如2019年斩获“梅花奖”、院团连续五年将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收入囊中、三人人选上海文学艺术奖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十年收官，更是一个新起点。”诚如张帆所说，传统戏曲文化的赓续仍久久为功，唯有步履不停地前行，才能引来新的春光无限。

**京剧大家口传心授，出人出戏相辅相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全国京剧界都经历一波人才断档、剧目断档、观众断档的“三断档”危机，上海京剧院也曾数度面临演出需要“借演员”的窘境。时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孙重亮决心建立一支属于青年的青年队伍，“业务管理部门”就此应运而生，主攻任务便是人才培养。

项目的诞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从最初排戏前的一小时加练，到开设夏季集训训练营，再到邀请艺术家进行个别辅导，经历了两年多的摸索后，寓意“在艺术跑道上，青年人一直往前，永无止境”的“青春跑道”最终铺就。秉持着“戏是出人的载体，人是出戏的保障，两者缺一不可”的初衷，并兼顾到有大量演出任务在身，上京最终决定“以戏促功”，根据每位演员的个人优势循序渐进地打造培养计划，一季五年，分别以“起跑”“跨越”“接力”“冲刺”“决胜”梳理出青年人才培养的整体脉络，每年一次甄选，最终以“金字塔”式培养理念甄选出剧院最拔尖的青年人才。

“这十年激励着演员人才辈出，成名成才并不难，成大材则不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表示。名师出高徒，口传心授是戏曲传承过程中的公认规律。尚长荣、叶少兰、陈少云、王梦云……在“青春跑道”的导师名单中，可以看到一众大家名字。十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89位京剧表演艺术家都是这条跑道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发扬“传、帮、带”精神，以艺术指导的身份毫无保留地向青年人传授舞台表演经验，并为每一次的汇报演出坐镇把关。

精心构筑的培养项目与不居人后的青年演员总是互相成就。十年前，已经是“青京赛”冠军的傅希如为了争取更多锻炼机会主动报名进入“跑道”。“李浩天老师的《将相和》、祝元昆老师的《响马传》、童祥苓老师的《失空斩》……”向记者回忆求学经历，傅希如如数家珍，名家们的悉心教导被他化进表演中的一招一式。“艺术的进步都是潜移默化的，我从一开始追求外形逐步过渡到追求流派神韵与人物神韵。”他对记者说道。排练厅里流下的汗水最终凝结成舞台上的星光，第一季“青春跑道”结束之时，傅希如收获了“白玉兰主角奖”。三年后，他站上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领奖台，成为上京第九位“梅花奖”得主。

**一人一策，蓬勃朝气满溢舞台**

“流派纷呈，各展风采。青春真好。也许在艺术上理解还稚嫩，也许不足，也许太过，都不要紧。因为有时间攀登。朝气蓬勃总是令人喜爱的。在天蟾逸夫舞台看完三天“青春跑道”第二季汇报演出，京剧名家史依弘在微博上如是写下。

纵观全国，青年演员展示平台并非“青春跑道”独家，但归行归路为演员制定“一人一策”，上京走在前面。不止关注青衣与老生，花旦、花脸、老旦、小生，哪怕是一个主要配角，上京都会请来艺术家特别教学。“光优秀的主演已经不能支撑起当下的舞台，满台生辉需要四梁八柱、各行各当的共同提高。”张帆对记者说道。

系统性的规划还体现在经典剧目的代代相传上，上京清晰地看到，优秀作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绝不是振兴京剧的上策，为了保证老艺术家花费无数心血的优秀作品在舞台上长久地绽放光彩，上京也将“传承”纳为己任。“尚长荣三部曲”“陈少云三部曲”、《盘丝洞》……借由“青春跑道”，上京的一批保留剧目如今已由年轻人全盘接演。

“刚向大师们学戏时，因为学不下来没少哭鼻子。”杨扬告诉记者，“在学校里，学一出大戏要用一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艺术家教戏则不同，往往只需要两三天，最多一周”。2008年，杨扬从学校毕业，加入剧院不久她便发现自己的表演距离登台水准仍显得相当稚嫩。对于她来说，这条跑道更像是提升演技的加速器。《红娘》《霍小玉》《玉堂春》《百花赠剑》……杨扬一部部戏啃下来，逐渐找到了融会贯通的窍门。如今，那个对大戏望而生畏的小花旦已不见踪影，已然蜕变成台上挑起大梁的成熟演员。

“培养青年人才，我们永远在路上。”谈及对未来的展望，张帆期待的语气中透露着笃定，“希望在下一个十年的规划中，年轻人可以从高原走向高峰，在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上，成为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十年学演二百余出剧目，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培训计划“青春跑道”第二季圆满收官  
**青春跑道上，看新一代『京剧偶像』启航**

# 上音校园将拆除围墙，让历史建筑可阅读可聆听

## 未来，市民游客可完成五线谱上的都市音乐之旅

■本报记者 姜方

音乐书店、乐器店、琴房、咖啡馆……围绕着上海音乐学院此起彼伏的琴声和歌声，为短短不到一公里的汾阳路增添浪漫诗意。记者近日获悉，在即将启动的上音汾阳路校区整体提升工程中，校园将拆去围墙，对公众开放。届时，人们可以穿行在上音校园和衡复风貌区，品味一栋栋可阅读的历史建筑，完成五线谱上的都市音乐之旅。

汾阳路20号，始于1927年的上海音乐学院就位于这里。它在战火硝烟中几迁校址，直至1958年才在汾阳路扎下根。近代上海的音乐发展史复杂而丰富，许多值得铭记的往事，就是在上音的校舍里发生的。这所学院所留存的中国音乐界“和毅庄诚”的优秀传统，由蔡元培、萧友梅、黄自等人开启，尽管经历战火，但经由贺绿汀、丁善德、周小燕等几代人的传承，一直延续发展。

站在汾阳路20号的大门朝里望，两幢毗连的红色小洋楼浑然一体，这里曾是

上海滩闻名一时的犹太人俱乐部。如今，左边为上音办公楼，右边为贺绿汀音乐厅。上音人口中的“贺厅”是上音的灵魂所在。“贺厅”迄今经历了三次改造：1958年后改建成为上音大礼堂，原本旁边还设有小礼堂即现今的贵宾休息室；上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些声场优化，增加了吸声处理，安装了水泥木丝板；2002年在大礼堂的基础上原拆原建，为确保音乐厅的净空高度，保证声场空间，调转了舞台方向。

今天的“贺厅”建筑面积4357平方米，舞台面积125平方米，拥有744个座位，建筑和声学设计参照了维也纳金色大厅，音响效果极佳。“贺厅”舞台上留下了周小燕、郑石生等诸多上音名师动人的身影；也曾接待一大批世界友人，改革开放初期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到访过，这里留存着无数师生宝贵温暖的记忆。现在的“贺厅”主要功能为承办各类音乐节、讲座和大师班，也是为市民提供社会音乐教育的平台。

走在汾阳路上，常常能听见琴声和歌

声穿过梧桐树飘然而至。进入上音校园，新教学楼就坐落在曾经的犹太人俱乐部旁。这栋2007年11月落成的新建筑，外立面造型采用隐框幕墙式凸窗和浅黄色石材墙面，以模拟黑白琴键的形态，建筑平面则以相对完整的三个建筑组合斜向展开，形成错落的韵律和节奏，与周围的街道、校园内其他老建筑形成了协调的对话关系。

位于淮海路汾阳路口，2019年亮灯启幕的上音歌剧院，则被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称为“梦开始的地方”。除了一个1200座的中型歌剧院之外，还有四个排练教室分别用于歌剧、管弦乐、合唱和民乐的排练，以满足学院的教学需求；一个报告厅用于学术交流。随着上海经济建设日益繁荣，人民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从交响乐在市民中的普及到音乐剧市场在申城的火爆，上海观众对歌剧的欣赏需求也将是大势所趋。如今，上音歌剧院已成为淮海路上引领歌剧观演潮流的文化新地标，并将音乐融入城市血脉，助力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彰显上海城市精神。



上音校园将拆除围墙，届时，人们可以穿行在上音校园，品味一栋栋可阅读的历史建筑。图为上海音乐学院汾阳路校区专家楼。

# 信笔“闲聊”，灵动的“上海表情”跃然纸上

## “表情”俞晓夫闲聊艺术展即将亮相

■本报记者 范昕

正当热映电影《爱情神话》成为上海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之时，与影片呈现出不同精神气质的一场艺术展览不少圈中人十分期待——这便是海派艺术代表人物之一俞晓夫将于本周六亮相索美W&S Art Space的“表情”俞晓夫闲聊艺术展。

这一聚焦海派情结、上海表情的展览被俞晓夫本人称为“纸本小展”，意欲在其本命虎年之际“轻松轻松自己”。如闲聊般轻松，却意韵绵长——展出的作品无论画面还是为作品题写的画外音，无不流淌出浓郁的上海味道，高雅气质与通俗趣味高度和谐统一，不少画面中也因虎年的到来加入了萌萌的老虎形象，必将看得观众会心一笑。

**自得其乐的“表情”漫笔，与为人熟知的历史大画一脉相承**

最近十多年，俞晓夫最是以陆续完成的国家历史画定件为人们熟知，例如《爱因斯坦在上海》《大先生鲁迅》《司马迁与史记》《徐光启与农政全书》《平型关大捷》《真理的味道》等。而此次展览将呈现的，似乎是艺术家的另一面。这是一系列信手拈来、自得其乐的绘画小品，可谓多年前连载于报纸副刊上文图并茂的《俞晓夫闲聊》之精神延续。俞晓夫希望通过《闲聊》系列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中外小人物，给这个冷硬世界一个深沉的安慰。如果说历史题材创作的跋涉之于俞晓夫像是在“写作一部大篇小说”，那么即将展出的“表情”漫笔似历史长河中来往人物之间的只言片语、惊鸿一瞥。而这两类创作有着一脉相承的艺术特质，即便是画家对于叙事性的执着，对于人文情怀、精神世界的关注。

早在1984年，俞晓夫凭借巧妙采用时空错位手法创作的油画《我——轻

轻地敲门》一战成名，成为海派经典艺术与海派人文精神的代名词。无论题材厚重还是轻盈，刻画人物还是描绘景物，常常使人觉得新鲜，有一种撞击人心的力量。其画作意象丰富，境界深邃，有着艺术家对他所处时代的与众不同的思索。俞晓夫尤其喜欢用荒诞不经而复杂的意象表现历史——不同时代的人物，不可思议地出现在同一画面中，而人物沉思的表情和冷静的目光与他们周围的斑斓幽光融为一体，给人以无限遐想。

**自由穿梭于大小作品，时而抖出点本地产的幽默与灵动**

无论圈内还是圈外，线上还是线



俞晓夫《流畅》。



俞晓夫《一对》。

下，人们对于俞晓夫的绘画风格有个一致的观点，即典型的上海味道。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有些难以言说。不妨从此次展出的作品中略窥一二。《一对》描绘的是老克勒怀抱一只宠物狗，看似一致的表情，实则一个受宠一个溺爱。啤酒肚，吊带裤，老克勒的腔调跃然纸上。《下午茶咖啡》尽显酣畅想象，将绿色卡纸变身海滩，老虎变身大提琴手，艺术家自己变身作家，只见他们和谐共处于一方，水天一色，言谈甚欢。《锈色人物》汇集艺术家从造型库里提取出的几个旧时人物，其中一个中国乡绅提笔折扇，嘴角上“粘”了一点眼屎，显出世故之气，背后有个外国农场主，一双眼白睥睨，如捕食的鹰般贪婪——这是一个远去时代的存照。

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且风情万种的城市。浸润于这座城市数十年，俞晓夫认为

自己多少有些婉约，但同时又具有敢问天下的历史担当。“党的一大会议在上海是实实在在的；我也习惯用法国人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之意识流的写作方式去作画；当然还会有些幽默、灵动，那是上海本地产的。”或许正因为这种丰富性，使得俞晓夫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为历史而画的大画与自得其乐的漫笔之间。

漫画一直为俞晓夫所偏爱，他对中外漫画家如数家珍，也常年混迹于连环画、外国文学小说插图领域，时至今日依然兴致不减。想当年他从莫泊桑的《一个儿子》一直追到阿瑟赫利的《根》，甚至在五六十岁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捡起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通过连环画的方式在报纸副刊进行连载，和大众分享。“大画小画互补，我就是个大作品和小作品之间来回走动的杂家。”俞晓夫说。